

谢晋元：为国而死 重于泰山



谢晋元

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说：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”从此，泰山鸿毛之论作为一种生死观成为千古遗训，有气节的人都会作出自己的正确选择。70多年前，谢晋元率部坚守四行仓库，与敌血战四昼夜，抒写了一曲民族抗战的壮歌。

萍舟吾兄：

九日示悉，昨日上函谅达。沪战两月，敌军死亡依情报所载，其数达五万以上。现在沪作战敌军海陆空军总数在廿万以上，现尚源源增援中，以现势观察，沪战纵有些微变化，决无碍整个计划，希释念可也。

弟十年来饱尝忧患，一般社会人情事〔世〕故，影响于个人人生观，认识极为清楚。泰山鸿毛之训，早已了然于胸，故常处境危难，心神亦觉泰焉，望勿以弟个人之安危为念。

维诚在目前环境下，绝对不能来汉。如蕉岭有危险，汉口则不可以言语计矣。抗战绝非短期可了，汉口商业中心，更非可久居之地。倘维诚属个人行动，自较便当，以今日而论，幼民姊弟绝不能片刻无人照料也。望速将弟意转知维诚，不论如何，绝不能轻易离开家中，切盼。

黄渡情形如何，此间何无所知，当加注意。款项只要可以寄去，必尽各种方法，遵命汇去，勿念。

岳母抵汉后，想因店铺放弃，而内心不安。吾兄经济情形若何？倘有困难，希函知以便设法接济也。弟衣物此间购买方便，望勿麻烦可也。敬祝

冬祺！

岳母大人以次敬叩安好！

中民弟
十月十八日

信由上海探投，勿写八字桥或其他地名，即可交到。

京滬甯杭甬鐵路管理局

中華民國
年
月
日

弟十几年来能常懷忠孝！一雖社會人情變幻，影响於個人人生觀，認識極多清楚，泰山鴻毛之訓，早已了然於胸，故常處境危難，心脾亦覺泰然，謹勿以弟個人之安危為念。維誠立目前環境下，能對不能求，如慮顧有危險，還以則不可，以言銘於心，抗戰決非短期可了。

（蓋印）

京滬甯杭甬鐵路管理局

字第
號
第
頁

弟兄見，昨日示來，昨日之南線遠，海軍空軍總數已十萬以上，現南線，增援中，以現勢觀察，海戰維有些微變化，決無碍整個計劃，存釋念之。

（蓋印）

京 滬 杭 甬 鐵 路 管 理 局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
字第 號 頁
 晉元：母報深恩，想因在鋪放棄，而內心不安，若能商情在何，倘有用難，希用社以收發法，務請之，弟在此向贈買方收，望勿麻煩，此致，祝
 老母大人以次致叩安
 中民弟 十月十日

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京 滬 杭 甬 鐵 路 管 理 局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
字第 號 頁
 晉元：商業中心，更非可久居之地，倘能誠心個人行動，自能便當，以今日而論，如兄弟，終不能吃虧，無人照顧，之速，將弟意，時知難，不如何，終不能輕易離開，家中，此時黃澄情形如何，此何無所知，當注意，款項，只要可以，必盡忠，種方法，遵命，離去，此致

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
背景链接

谢晋元（1905—1941），字中民，广东蕉岭人，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。对许多人来说，他的名字也许有些陌生。但只要提到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的四行仓库保卫战，就不能不提到谢晋元。他就是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指挥者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88师524团中校副团长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笔者收藏到谢晋元团长的一封家书，收信人张萍舟，是谢晋元的连襟。家书共四页，用的是京沪杭甬铁路管理局信笺，纸张呈淡黄色，仿佛在向我们轻声诉说70多年前的那一段历史。

1937年8月11日深夜，第88师师长孙元良命令谢晋元所在的524团开赴上海。部队到上海真茹站后，即跑步进入北站附近阵地。8月13日上午，日军发动进攻，524团立即还击。激战月余，日军从



印有谢晋元头像的邮票

外围包抄上海，10月26日大场防线失守，524团奉命掩护大部队撤退。

家书写于1937年10月18日，淞沪会战已进行了两个多月，大场防线面临失守，此时距10月26日谢晋元率部坚守四行仓库只有短短8天。

谢晋元在家书中说，当时“沪战两月，敌军死亡依情报所载，其数达五万以上。现在沪作战敌军海陆空军总数在廿万以上，现尚源源增援中”。在第一页信纸左侧，有一行小字，是谢晋元写完此信的补笔，他叮嘱回信邮寄“勿写八字桥或其他地名”。八字桥在虹口，曾是1932年一二八和1937年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的激战之地，双方伤亡极其惨重。后来日本人拍的战争纪录片《上海》，片头就是此地遭受战火劫后余生的一棵银杏树。谢晋元写这封家书的时候，敌援军已陆续进入淞沪战场，第88师奉命转攻为守，谢晋元率部撤离了八字桥。

谢晋元是极有操守的军人，从家书中可见一斑。“泰山鸿毛之训，早已了然于胸”，他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。10月26日，谢晋元奉命率部坚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，掩护部队后撤。谢部孤军浴血奋战了四昼夜，击退日军数十次进攻，给敌人以重创。四行仓库巍然屹立，国旗高高飘扬。孤军的事迹为人传颂，被称为“八百壮士”（实际人数为四百余人）。后接蒋介石“珍重退入租界，继续为国努力”的手令，方于31日退入公共租界。

战事紧张，谢晋元在信中惦念着妻儿的安危，叮嘱他们不要輕易离开家乡。谢晋元与妻子凌维诚是在一次婚礼上结识的，当时两人分别是伴郎和伴娘。尽管凌母对在战争年代嫁给军人表示担忧，凌维诚还是不顾反对，1929年在武汉与谢晋元结婚。婚后两人聚少离多，大

多靠通信交流。1936年春节过后，谢晋元预料日军侵华战争必然爆发，亲自将寓居上海的妻儿送回广东原籍，临别时对怀孕的妻子说：“等到抗战胜利那一天，我亲自把你们接回上海。”谁知这一次分别竟成永诀。

部队退入租界后，谢晋元多次拒绝了日军的威胁利诱。1941年4月，他被日伪收买的叛兵刺杀，时年36岁。死后国民政府追赠谢晋元为陆军少将，上海十万民众前往瞻仰遗容。毛泽东高度赞誉“八百壮士”为“民族革命典型”。

（胡大勇）



谢晋元与其部下的四名连长